



倒風哆嚟鯤鯨紋彩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|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

據說 是海翁的弓背
隨潮汐變幻 無以名狀
也許國姓爺沒看過
不過總在那兒
迎風 曬日 戲浪
初來時寒冬 飛沙走石 鬼哭神號
吹走了所有的浩浩蕩蕩
聽不見 落荒而逃
再來 烈日當頭
沒有風也沒有浪
只留下絕不妥協的驚歎
就是這樣
沙丘！ 弦月紋！ 濱刺麥！ 與
落日餘暉 鯤鯨的天空！

鯤鯨是一僅見於臺灣臺南濱海地區的特有地理稱呼，指圍繞著潟湖外的沙洲地形，也稱為「汕」。最著名的莫過於連綿在昔日台江內海外圍的七個鯤鯨，大部分位於今日的臺南市。

荷蘭時期所繪古圖，於大員港（今安平）南邊，即繪有七座由沙洲組成的帶狀陸地，即所謂的「七鯤鯨」。頭鯤鯨大約就是安平古堡一帶；二鯤鯨約在億載金城地方；三鯤鯨即現今的漁光島；四鯤鯨在現安平港南方的鯤鯨社區；五鯤鯨在喜樹；六鯤鯨在灣裡；七鯤鯨在白沙崙。

據說「鯤」是一種傳說中的大魚，在莊子的《逍遙遊》中有言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，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。……」；而「鯨」可能是「身」的衍生字，指大海翁的弓背身影。所以鯤鯨乃是比喻沙洲在遠觀時，形狀有如鯨魚的背部。

不過我則將之想像成一條在海中隨潮汐變幻，無以名狀的神化海翁；台語稱鯨魚為「海翁」。鯤鯓上的沙常因強風的吹拂和堆積作用，而形成如波浪或漣漪狀的地形紋理，像極了鬚鯨類如「藍鯨」的下顎到腹部，約六十至八十八道平行排列至肚臍處的「喉腹褶」。如果先人們看過我所說的這種現象，說不定也會產生相同的聯想。

荷蘭古文獻也記載著「大員」內海稱為「鯨骨之海」。不知道其意思是指沙洲上常有鯨魚擱淺死亡，日久露出白堊色的鯨骨？還是指這些綿延沙洲的形狀，很像堆積連串的鯨骨一般？即使到今天，台灣西南海岸仍然偶有迷航的鯨豚擱淺的現象來看，這種「鯨骨之海」的說法也頗貼切。

時光更迭、物換星移，如今許多滄海已成桑田，瀉湖早已陸化，堆沙作用也不再，現只留下古老的地名如南鯤鯓、青鯤鯓、三鯤鯓、四鯤鯓等讓我們憑弔、想像了。

頂頭額沙洲

我在
北緯 23 度 06 分 14.88 秒
東經 120 度 02 分 07.26 秒
島的極西端 用國聖燈塔的眼神
殷殷守望
遠方茫茫朔風凜冽
瀉湖波濤洶湧 蚵仔架浮沉隱現
更遠更遠
青鯤鯓倒風哆嗦
回望
熱蘭遮城人去樓空 茶涼
半汕尾煙消雲散 鯤鯓已非原樣
手頂著頭額 舉目看日落
只見一個比海更遼闊的
天空

鯤鯓之名的由來，或許和這些類似鯨魚的「喉腹摺」之沙洲紋理有關



荷蘭古文獻所載的「鯨骨之海」也許意味這些綿延沙洲的形狀，很像堆積連串的鯨骨



| 頂頭額沙洲上常見的「海埔姜」植物



| 東北季風來時，飛沙走石、鬼哭神號，令人不敢正視



| 光線在沙丘上所形成的光、陰、影，幻化無窮



| 天光與雲彩如萬花筒般變幻，景緻令人驚艷不已

「頂頭額沙洲」在臺灣島的最西端，曾文溪出海口的北岸，是一個半島形的「鯤鯨」，屬於台江國家公園內的一個景觀點。它雖然不在昔日鯤鯨之列，素無鯤鯨之名，但卻是個較容易接近的沙洲形地景。透過它讓我可以大略想像、體會鯤鯨沙洲的地形和樣貌。

其中令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它的風。初次按圖索驥來此地時，正值冬天東北季風勁吹之際，始讓我切身體會這股西濱之風的原汁原味。

這風真的是瘋狂！勇往直前固執不知變通，咆哮壓蓋過其他一切聲音，勁風讓萬物俯首稱臣。這風是不可懷疑的主宰，狂風吹進由北而降，吹進倒風內海，吹進台江內海；狂風吹過道卡斯，吹過巴瀑拉，吹過貓霧扎，吹過西拉雅；狂風吹走西班牙人，吹走荷蘭人，吹走英國人，吹走國姓爺。狂風現在瘋狂地吹向我的臉，吹落帽子，吹得我披頭散髮，不敢抬頭正視，只能低頭看疾

沙如霧掩蓋了雙足。我迅速取下鏡頭蓋，按下快門拍下這「風發飄拂，神騰鬼越」扣人心弦震撼無比的一幕。

頂頭額沙洲的傍晚暮色最宜人，也最適合造訪觀景拍照。由於此段時間的日照逐漸西斜，光線在沙丘上所形成的光、陰與影，無時無刻轉化換型；加上天光與雲彩色澤有如萬花筒般變幻，這樣美不勝收的景緻著實令人稱奇驚艷不已！

回頭仰望東方天際，也許可以看到懸掛的半輪明月，於飄泊的朵朵朔雲間忽隱忽現；在地上，則見疾風捲地勁草折；頗有「平沙落日大荒西，隴上明星高復低」的邊塞荒漠的孤寂與蒼涼感。

此時夕陽又更低垂，只留下滿天彤雲映餘輝和海面上輕輕的沉默，像曲終人散琴弦的最後一撥，終於劃上了圓滿的休止符。

頂頭額沙洲多采多姿的一天就沉入滄茫的海平線了。



| 頂頭額沙洲頗有邊塞荒漠的孤寂與蒼涼感



| 頂頭額沙洲多采多姿的一天慢慢沉入滄茫的海平線了

| 貓鼠仔刺

躲在新月形沙丘暗處 靜待
 那陣突起的狂風
 來了！來了！來了！
 趕緊撐起千足 碎步竄出 滾動
 無聲無息
 絕不留下纖毛與任何蹤跡
 一時也忘了
 自己到底是刺鼠？
 還是誤闖沙灘的
 海膽？

在一些以美國西部拓荒為背景的電影中，常常可以看到在飛沙走石遼闊的荒漠裡，除了仙人掌外，還有一種刺毛狀的植物圓球在沙地上隨風滾動，為電影場景增添了許多淒涼、孤寂的氛圍。在頂頭額沙洲的後灘草本植物帶，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東西，那就是「濱刺麥」了。

永遠只生長在有風沙、有烈陽的海邊之濱刺麥，可說是最正宗的沙質海濱的先驅植物。它必須長期忍受強風吹襲、水份缺乏以及沙粒磨損的傷害。然而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，它卻發展出一套絕佳的求生及傳宗接代之本能。

濱刺麥細密廣大的根莖群，可以讓它們在沙地上往前試探，一旦有機會讓植株生根定著，就可攔截更多的飛沙，形成更大的沙丘，而植株也能藉此往四方擴植。

濱刺麥的雌花序授粉待種子成熟後，整個刺毬狀的花序便會從梗端斷裂脫落，然後隨風滾動到處旅行，沿途散佈如針葉狀的種子，讓它落腳、發芽、生根、茁壯。這種獨特傳播種子的方式，也正是濱刺麥最吸引人，讓人津津樂道之原因。

據說從前它們常被海邊居民撿拾，堆放在廚房牆角，用以阻嚇老鼠出沒，所以又稱為「貓鼠仔刺」— 這要唸台語才能傳神，你會唸了嗎？

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……」



| 濱刺麥(貓鼠仔刺)的刺毬狀花序會隨風在沙地上滾動，最為吸引人注意



| 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鯢。鯢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……

內海遼闊，倒風冷冽，鯢鯨背上獨我一人。輕輕接近，不敢出聲，唯恐驚嚇了那讓我瞠目結舌、無以名狀的美麗。總是回到這裡，只為望天、觀雲、看海、吹風；只為讓渺小如塵的軀殼，可以伴隨天地的心靈，翱翔自己無盡的想像。

啊！我展翼如大鵬，我翻滾似鯢鯨！



心跳的聲音《圖詩文系列》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| 寒鷹

鷹
自雲間歸來
停在都蘭山上
收起利爪 垂首
用尖喙 清理
僕僕風塵的
翼羽
一隻鷹
最寒冷的一天
獨享這最美麗的
冬景